



◎吳俊賢小檔案

學歷 / 美國奧本大學森林學院博士

現職 / 林業試驗所林業經濟組組長

《笠》詩社同仁

《笠》詩刊編輯委員

作品相關連結



森林之歌



走出森林

ISBN

986579831-X

詩情畫意森林遊

1981年我在臺中中興嶺服預官役時，周末假日常至臺中市區消磨時間，臺中市立文化中心及圖書館等地是我時常留連的地方。當時參加臺中市立文化中心舉辦的「青年文藝創作班」，認識前輩詩人桓夫，承蒙其鼓勵與指正，我開始詩創作。

那時我在中興嶺軍團司令部當幕僚，生活相當規律，只是不能隨便外出。營區種了許多樹木，夏天時樹上有許多蟬，蟬聲嘹亮，中午午睡時甚至會被蟬聲吵醒。我的第一首詩「初蟬」(寫於1981年8月3日)便是在這種環境下誕生，投稿到軍中書報也被刊登。

初蟬

醞釀了整年的愛
方成篇的情詩
忍不住興奮地發表

斟酌了整年的愛
才譜就的情歌
忍不住高聲地歡唱

酸澀的初戀曲是如此真誠且艷麗
 嬌陽羞紅了臉
 遊雲感動得遽然落淚
 遠道來的南風一再堅稱是絕響
 更有一朵遲疑的純白小花
 忍不住怦然開放

愛這麼一次足以安然死去
 我的詩歌是五月昇亮 最燦爛的星星

（發表於《笠》詩刊122期，1984年8月號。）

爾後由桓夫推薦，我正式加入《笠》詩社，詩作持續發表在《笠》詩刊上。

1982年5月退伍，7月我以高考及格分發至林業試驗所六龜分所，獨自前往偏遠的山區報到，正式開始林業生涯。在六龜一年半，每日與山林為伴，森林中的動物、植物及週遭人物事物，便是我的詩重心，大部分屬於生活的詩。

1985年我出版第一本詩集《森林頌歌》，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詩就是以六龜的森林為背景的。如「六龜頌」的〈麵包樹〉、〈旅人〉、〈大崩壁〉、〈阿花〉、及「孤獨集」的〈雜木〉，即描寫我在貶謫心情和艱辛林業工作中的感觸。

〈麵包樹〉是寫我自己，遠在陌生的山區，縱有滿腹才華與抱負，也沒有人認識與欣賞，就像麵包果一樣。六龜分所前面有幾株麵包樹，夏季樹上結滿麵包果，掉落滿地，當地人卻不知道麵包果可以吃。

麵包樹

沒有人認識你
 沒有人知道
 香如麵包
 你的果實 默默
 落滿偏遠六龜山野

你是一株高大且陌生的樹
 沒有人相信
 香如麵包
 你的果實 燦爛金黃
 沒有人敢吃

你是一株流落異鄉寂寞的樹
 年年夏季
 迎風展示詩歌
 沒有人欣賞

〈阿花〉是寫我收留的一隻流浪狗，在許多孤寂的夜晚，陪我看守宿舍及山林。我遺棄自己，如阿花流落至六龜。

阿花

你必是被主人狠心遺棄
 如我狠心遺棄自己
 流落偏遠山區

你是一隻沒有身價的土狗
 被沒有身價的土人收留
 無高貴血統 無名 無姓
 大家都叫你 阿花

你看守宿舍 忠實
如我看守整座山林

去年寒冬
你已長大成熟
有三百元的身價
好吃狗肉的同事如此提議

我們都有了身價
在偏遠的山區

在林地中常有一些價值不高、材質不良的雜木，只能當薪炭材或是砍伐棄置林地做肥料木。當時六龜宿舍有用木材燒開水，有時燒了一鍋開水卻被遺忘。就像滿腔熱血的青春，被遺忘在六龜的寒冬中，慢慢冷卻。

雜木

無顯赫家世 無名
獨自抗拒冷漠天色 冷清風雨
堅持一種立姿
隨便活著

質地不良
只能安插柴房
自焚而亡

青春是一鍋被遺忘的開水
在寒冬中逐漸冷卻

我的〈下棋〉乙詩於1985年榮獲第16屆

吳濁流文學獎新詩獎佳作。對比於戰爭的殘酷與血腥，下棋顯得優雅且文明。下棋雖不聞砲彈、廝殺聲，不見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的慘狀，卻是戰爭的縮影，有戰爭的殺戮精神。戰爭不管是自衛或侵略，其結局往往是生靈塗炭，百姓遭殃。世界大戰就好像兩大強權的對弈，眾人都是可犧牲的棋子，也是過河卒子，有去無回。

下棋

為了守土保將
犧牲幾隻兵馬算什麼
為了揚威殺敵
過河卒子
全部埋骨不回

我們以世界地圖做棋盤

這盤殘局
明知難分勝負
卻得百般無奈
繼續僵持

和棋的意思就是再下一盤棋

王不見王的時代已過
我們創新的棋譜
紅帥與黑將可以見
可以互相拜訪
可以互相握手
可以互相乾杯

我們以下棋來消遣

(發表於《笠》詩刊122期，1984年8月號。)

身為林業經營專業人員，我對森林的永續經營及多元利用管理特別認同與執著。可是現今環保掛帥，有些環保激進人士主張封存森林，對於林業經營專業知識一知半解甚而胡亂攻擊，使臺灣的正常林業經營面臨困難。1999年對於棲蘭山枯立倒木整理論戰，我曾公開撰文痛擊賈寶玉(假保育)，宣揚林業生態系經營與保育理念。〈檜木一九九年〉、〈棲蘭山之歌〉、〈林區魯賓遜〉是我在此聖戰之歷史見證。

檜木一九九年

來自遙遠的光音天
橫渡寂寞星雲
一顆沉睡億萬光年深情種子 甦醒
從太平洋深海振翅高揚
從崎嶇的歷史長途走出
跨越神州的臍帶
傲立群山
飛越太陽的酷熱
臨風 沐浴棲蘭雲雨
迎風 暢飲福爾摩沙殖民悲情
我們的真情不死
以立姿堅持
以臥姿擁抱
以白色軀體見證一段蒼白歲月

我們的真情不爛
我們的誓言不朽
烙印在棲蘭山區

(發表於《森林之歌》詩集，2002年11月。)

由於自然生態未善加保育經營以致造成國土劣化、族人亡命滅村的悲痛及災難，我亦以詩表達對環境與土地的關懷與批判。

惡水奔騰

青山綠水多美麗
我家門前有小河 後面有山坡
父親節的夜晚
南臺灣全部變了樣
許多村落如小林
許多河川如荖濃
高官 豪門依然歡度節日
紅酒 美食 笙歌
災民 倉皇逃命
沒吃 沒睡 沒性命

水淹三尺方為景
土埋十尺方為觀

淹埋了美麗景觀的假象與謊言

滾滾惡水奔騰 清溪成黃河
沖垮了千億治水計畫與神話
漂流木泛舟荖濃溪

漂流木飛上斷橋
 漂流木散步街道
 漂流木塞滿港口 海岸
 族人的美夢與希望也漂流
 從山上到海洋不復返

臺灣人在無情的兩岸風雨狂流間漂流沈浮

危脆的國土 好像軟豆腐
 瞬間崩落滅村
 堤防像紙板
 橋墩像軟木棒
 房屋像積木
 驚恐的村民悲痛吶喊
 為什麼森林不能捍衛大地
 為什麼祖靈不能庇佑族人
 為什麼尋聲救苦的神明 上帝聽不見
 為什麼救難行動慢半拍
 為什麼救難人員蹣跚來遲
 為什麼救難直昇機不足

我們不需要拉法葉戰艦
 我們不需要幻象戰機
 我們的生存空間太小
 容納不下千里巡弋的戰艦或戰機
 我們不需要
 開不進災區的任何先進科技
 填不飽饑餓災民的任何虛偽金錢外交
 救不了災難的任何政客

看不見父親的父親節
 我家門前無小河 後面無山坡
 家人已被埋 家園已消失

雨未停 我們的淚已乾
 我們不要遷村 社會土石流更可怕
 我們不要遷村 政治莫拉克更凶險
 我們的根就在山上
 我們的祖靈不願意下山 寧願流浪

請給我們真正的樹
 從廟堂到山坡
 擎天巨木 捍衛國土真正的樹
 請給我們健康的土地
 沒有仇恨 貪婪撕裂的土地
 請給我們有機 無毒的環境
 沒有農藥 毒品 心靈污染的環境
 請給我們重建明天的藍圖
 繁衍傳統文化與子孫
 真實的部落地圖

(發表於《笠》詩刊273期，2009年10月號。)

政府組織改造據聞要將林業機關保育及林產分家，已經造成林業人員某種程度的恐慌與不安，〈馬關在福山〉及〈林間圍牆〉詩中有沉痛的紀錄。森林本身就具有保育及林木生產等多元效益與功能，如何能一刀切開？縱使勉強切開也必定是血肉模糊。

馬關在福山

福山今天突然一陣陰雨
 大家驚恐 爭相走告
 入口設了一個馬關

只有山羌 獼猴 野豬
還有保育人員 才能進出

環頸雉嚇得滿山亂飛
水生植物池梳洗的西施
開始抓狂 憂鬱症發作
有權割地的宰相
在紛亂的戰國時代
馬鳴 將士廝殺聲震天
忙著指揮 聽不到福山的悲泣

接收的不是日本人
而是臺灣的保育大員
為什麼 大家還是如此驚恐
為什麼 大家臉上沒有一絲喜悅

設了馬關的福山
所有曾經在此活動 經營的
林業人員 不准越過半步

(發表於《笠》詩刊300期，2014年4月號)

森林是大地的詩，大自然的美麗彩繪，處處有詩情與畫意。寫詩是要表現心中的亮光，心中若無亮光，寧可不寫。我平常寫詩很隨興，詩作不多，有靈感才寫，有時數月都沒寫。寫出的作品，看不到亮光，情願丟棄或封存。我寫生活的詩，寫我熟悉的事物。我寫的詩除了和森林有關的題材之外，對佛法、佛經的學習與領悟也是我詩創作的素材，尤其是西方淨土的菩提森林，行樹、眾鳥、流水出微妙音皆可說法，以及一砂一世界、微塵納須彌等不可思議境界，都豐富

了我的詩視野與靈感空間。

我的詩很少有註解或背景說明，我認為詩創作後就具有獨立的生命及無限的想像空間，留給讀者自己以不同的角度去詮釋與欣賞。

詩是文字般若，具有詩的本質與特徵，詩不應淪為風花雪月、無病呻吟或政治應酬的工具。詩人是時代的良心、歷史的俠客、生命的鬥士，具有光明、正義的使命，以詩言志，以詩為劍斬妖除魔，以詩照亮世界及宇宙，是我的堅持與理想。

詩思可以無限擴展及漫遊太虛，而詩創作卻必須收斂且凝聚成一顆耀眼鑽石，能劃破任何虛假的玻璃鏡面。詩思可以晦澀或複雜，詩意象卻必須鮮明如畫。⊗